



邊爐

著 遠 雲 臧

1/2

行 印 社 版 出 海 雲

851.48
5313

臧雲遠著

爐邊

雲海出版社印行

雲海小叢書之二

爐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者 咸安遠

發行者 雲海出版社

上海北四川路
仁智里六七六號

中華民國卅五年六月再版(滬)

每冊定價 元

序

從存稿的小皮箱裏，拿出這幾首小詩來，有什麼可說呢？彷彿是幾片脫落了的樹葉，飄遊飄遊要落到那裏去呢

？

抗戰前，在東海島國的幾年，也曾胡謔了三卷詩稿，一九三八年元旦那天，在火車上同幾位朋友歡聚，到了漢口車站，那三卷詩稿同一箱子書好像不願再跟我奔波了，就在火車上不見了。記得到長沙時同南泉談起：

「彷彿活該自己不露醜，那些草稿掉了，心悔也跟着

落了地，到也平靜。」

「從頭來吧。」

哦，那一些時時刻刻在腦海上浮現的蹤影，在回憶的翅膀上，來回穿過我的心胸，那北國的古屋，囚徒的呼聲，島國的風光，武士的專橫，家鄉的海岸，榮華的凋零，鴨綠江的呼喚，長城上的風聲，新的覺醒，舊的災痛，這一切這一切，曾經陪着我長大，又搶去了我的歲月，而那些留在紙上的心情的痕跡，却隨着火車的奔馳，離開了我，不再回來了。只有南桌，却分過我的痛苦和快樂，他那清爽的北平的口音，每一首詩都會爲我朗誦過，借着他的聲

音，使我回憶起那些詩篇來，覺得心裏很沉重。彷彿那聲音現在還留在我耳旁，像一串白水花一個接一個地漂遠了，剩下的，只有對從小相處，一道學習的朋友的懷念，和自己像平靜的大海似的深沉而靜默。南京離開人世已經五年了，他死得那樣年輕，而我却偷偷地隨着時光的奔流到了三十，像在尋找什麼似的，天南地北都曾留下了我的足跡，只是心裏的聲音唱出來的太少了，現在這小小的詩集又如何能送到南桌的墓前，叫我再給我朗誦呢。

烏國的櫻花在籬笆外開放的時候，滿山的紅葉在車窗上像紅帶子拉過去的時候，那一些歡聚的年輕的學友、爲

什麼叫他們在少壯的年齡就散的散死的死了呢？江南的戰場上到那去找東平的十墳呢，有誰想念着桐華，怎樣呻吟在桂林的荒郊裏，臨死還守着他十年東京夜市上搜集的書呢，又有誰想念着天爐，怎樣瞪着眼睛躺在瘡痍籠罩的地下呢。南桌的墳前現在該又長滿了春草，而他北望着祖國，恐怕更加寂寞了吧。文藝的園地裏如果能夠免掉了挨餓，如果有一個晴朗的天空，安心的所在，他們不是能在世界上多留幾年，多作一點事嗎？

這兩年，我像一隻在白霧裏張不開翅膀的百靈，呆在枝頭上唱生命的歌調，翅膀支撐着時代的重壓，招喚着東

方的黎明。我看到荒涼的古老的大陸怎樣在砲火下背着他的兒女，披着綠色的黃色的紅色的百花百草的服裝，雖然老了却充滿着新生的希望。每一次月亮或者太陽從東山上出來，那東山的黑影向東下沉，就好像是大地把我們帶到新的生命的路程。我聽到多少河水從不知疲倦地洗刷着大陸，多少有心的人在奔走着呼號着，把生命交給了祖國，把自由交給了後代，那堆堆的土墳，在山坡上在河水邊，青草遲遲發芽，野花慢慢開放，天上的飛鳥圍着打旋，地下的蟲子沒有心思歌唱，好像都在等着歡迎什麼，歡迎什麼呢？在幾百萬戰士的浴血抗戰後，在四萬萬人失掉了自

由的怒火裏，在全人類走向永遠和平的渴望裏，一個新的開始就快到了。

而這幾首小詩，却只是一點心情的痕跡、題名：『爐邊』，如果在冬天裏需要一點真實的友情，就讓它像一個小火爐暖一暖戰士的心吧。如果在時代的音響裏，有大砲也有小槍，它只是幾聲穿過荒涼的山谷的、朗朗清脆的音調，在我的心裏，吐露出喜悅，也留下了陰影。如果它能夠在久經風霜的心境裏像真純的歌唱，在寂寞的心靈裏像友情的溫暖，在純潔的心田上像充滿了生命的花朵，在嘆息的腦海上像追趕時間的郵船，我就把它獻給大海，也就

不管它怎樣像小石頭，怎樣漂遊了。

「霧海」——安娥，方殷在詩歌晚會上朗誦過。

「救國老頭」——露茜在一個紀念會上朗誦過。

「爐邊·讀書」——蘊如在一個辭賦的晚會上朗誦過。

還有李嘉和挹英，他們在好幾個晚會上，合誦我的「民族戰歌」，那已經是三年以前的事了。

臧雲遠
一九四四年三月一日夜

目 次

第一輯

時間

生命的河

月亮

雨

星星

第二輯

白楊樹

白茶花

詩意

東風

寂寞的死

鄉居

第二輯

飲馬病伯河

冬天

爐邊

讀書

救國老頭

時 間

你催促着萬物生長的你——時間，

爲什麼你又忍心把死亡送在世上？

有天有地就有了你

我怎末能拿心的跳動把你的歲數衡量？

時間啊，你陪伴着他也陪伴着我，

爲什麼你不聲不響從我們中間溜過？

你在他心裏留下了什末

是苦惱一串還是鮮花一朵？

我是如此地感謝着你

當我有工夫你就陪着我寂寞。

是的，我是滿那兒尋找着你，

像江水尋找海洋從不休息，

你把他的微笑放在我心裏

又怎未能從你的手裏把他忘記？

來吧，我拿我擁抱天地的心胸擁抱着你，

如果我老了，你再送給我美酒的回憶。

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

生命的河

我沿着一條小河——生命的河，
尋找生命的原野上那兒有我，
讓手杖放在河水上唱一串歌，
一個水花是一點生命漂過，
看一片草地好像在等我
啊，我如何能停下腳受它的誘惑。

像在墨黑的大地上尋找燈火，

真理的火燄從不對誰藏躲。

我尋找了二十八年

我知道前進就是快樂。

世界上有你有我是爲了什麼？

是爲了我的靜默和你的難過？

還是爲了我們中間要有一點風波？

呵，多少從前的同學

尋找幸福尋找美麗的生活，

現在都從生命的大海上沉沒，

生命的河

那些活潑的影子在我的心裏變成了哀歌。

我沿着一條小河——生命的河，

尋找生命的原野上是否有你有我，

當我找到你時你要爲我唱歌

唱一個像河水一樣前進的生命的歌，

讓我的手杖在水面上打拍，

你要問我時，我像河水一樣微笑和神默。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月亮

月亮，你今晚上爲什麼這樣冷靜？

是你看的太多了，

天大的風波也不能使你心動？

還是你討厭那些眼睛

望着你，硬裝作多情。

幾千年的淚珠上都有你的小影，

我怎末能對着你不爲他們心痛？

請你告訴我，只要借一點小風，
把幾千年的歌聲一起在我的耳旁吹送。

你曾經看着多少心靈

多末純潔又多末英勇，

他們做的事情你都可以作證。

現在他們都從世界上退却了，

而你還一樣亮一樣是黑夜的路燈，

彷彿並沒有增加什麼年齡。

你這樣靜靜地望着人間

是否在尋找熟識的面孔？

哦，月亮

你現在正照着她的身影

還是你把這件事讓給她屋裏的油燈？

算了，我怎末有空對你吐露心境，

世界的重量正壓着我的心胸。

我知道你正在計算人類的路程，

面對着大陸面對着戰爭。

看着那個青年人的心裏沒有苦痛，

那個少女對着你還有流淚的心情。

我望着你像望着—盞活動的路燈

你方便時就請爲我在人生的舞台上照明。

一九四二年八月五日

雨

天是這樣悶這樣黑

彷彿故意叫你受點折磨，

看黑灰色的雲彩要掉下來，

用暴風暴雨把什麼都碾沒。

邊 爐

這時候只有我一個

過一道小河走上一個山坡，

風兒像喇叭似的從樹上吹過，

把沒力氣的樹葉一片片吹落，

蟲子好像知道了難過

抱着草根時絕望的歌。

哦，路旁多少堆土墳

多少生命都這樣永遠靜默，

是他們把忿怒帶到了地下

用靜默代替好多哀歌，

還是叫自己受一點壓迫

希望下一代能好好過活。

我這樣走着走上了山坡，

天空像不能再忍受寂寞

下一滴雨就是一點快樂。

如是天空是我的漏雨的大傘，

竹林子搖擺着像我的雨簑，

我這跳動的心同大地合了拍。

路上再沒有生命的哀叫和飄落，

除了雨聲就聽不見什麼。

我同滿山的莊稼……道快樂，

你住在泥濘的城市怎未能御略？

心情像一個灰色的水溝，

那裏的天地越洗越污濁。

要找清新的境界你看看我

這樣的噴塘澡你可曾洗過？

看山水流得有多末活潑，

像生命的前進不停下腳，

誰說山裏只有哀叫和沉默？

你看山頭上那美麗的燈火……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星星

你看這水田裏滿天的星，
坐坐吧，這石板多乾淨，
好像是坐在鏡子上
上下都是天空。
四下沒有一點兒風
這裏有多末安靜。

你看呀，

多少年前的曙光現在來看我，

你知道牛郎爲什麼不過天河？

蠟子星座像釣魚的竹竿

是不是在抱怨天河裏釣不住什末？

白鳥星座像一架飛機

老想從天河上飛過老飛不過，

大熊星座圍着北極

像一個飯杓要在水裏翻過，

八角星怎末缺了一個

像一個天井對着天河

裏面的星星點成了水波……

我如果能把星星拿下來，

就把它們排成一個愛字再掛上天，

叫它們順着美麗的軌道運轉。

你願不願把天上的星球都走遍，

同我找出宇宙的根源，

把地球當一個宇宙的車站，

走累了就到恆星上取點溫暖。

可是地球是這樣地熱愛着我們，

從不肯放了誰離開它身邊。

你說從別的星球上望着這地面

那該是多末好看，

看自由的大海堅強的山尖

還是只看到大地縮成了一點？

哦，流血流汗改造着地面

幾千年了，還沒有做好自己的圖案，

還像天河裏的星羣一樣雜亂……

你若在地球的轉動裏

人類的希望也轉到明天。

邊 爐

大地爲什麼向東方轉動，

天河轉到了西邊的天空，

看呀，東邊的山頭上出來了金星

慢慢向空中跳動，

向水田裏投下金色的小影。

它還帶來了一條白線

準備送給人間一個黎明。

我這樣擁抱着天空擁抱着星，

風兒風兒賣一點勁

告訴星星我有怎樣的心情。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二日夜

白楊樹

北方的風有多末豪爽

吹着路旁那頂天的白楊，

我如何能不停下腳步

聽那千萬片樹葉一道兒歌唱？

是告訴我前進的路子有多末長

還是搖擺那千萬隻小手爲我增加點胆量？

我望望過去是什麼也沒有

只有你的影子和世界的重量……

我怎末能不望着人海的波浪

把前面的希望來同你商量？

爲什麼歡樂和痛苦像江水盪漾

幾千年唔了人心還叫他們歌唱？

請看前面那美麗的鮮花

在等着你等着我等着春風煽出芬芳……

哦，我如果停止在半路上

就請用那鮮花在白楊樹下安葬。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三日晨

白茶花

白茶花

你看這朵乳白色的茶花

在月光下望着我們倆，

如果白茶花也能夠說話

你猜它第一句先說什麼？

「你知道地球有多重

就能稱出我心中的友情，

你知道月亮爲什麼轉動

就會看見你的身影怎樣在我的心中。

「我這樣在你的面前

好像一個星石落在海面，

真的，那是一種怎樣的波瀾

在友情的大海在我們中間？」

你看這白茶花好像在笑我

笑我望着月亮這樣靜默，

如果白茶花也能夠唱歌，

白 茶 花

你猜它第一句
你唱什末？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夜

詩意

世界上有人就有他，

像垃圾堆上開一朵花。

多少年過去了他還是那麼

當你高興時就和你講話。

你說這是爲了什麼？

當你叫時間拖累了輪下

不願忍受風雨在地面上吹打，

當你在人海裏受夠了糟蹋

默默地想出是爲了什麼，
當你的眼淚向心裏滴打
痛苦像一串氣悶的烟花，
當你內心的喜悅來不及說話
笑聲像清早吹奏的喇叭……
他拿着一把剛開的花
在你的心裏講些什麼？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

東風

打開你的窗子走出門外

風兒從東方暖和和地吹來，

那是怎樣的溫暖呵

脚下是那末鬆軟的土壤，

你跳躍的心呵爲什麼在灰色的屋子裏掩埋？

我知道你的知己名叫忍耐

它陪你挨餓陪你上街，

在那呼吸着飛土的氣悶裏

在那吵雜錯亂的陰影裏

在那勉強的微笑虛偽的招呼裏，

你內心的美麗不能拍賣

市場上哪有生命的和諧？

看你那漏神的眼睛黃瘦的手

可抓住青春看準了世界？

也許你怕聽風裏的呼聲，

那是從幾千里外傳來的

你媽媽在那攔碎了樹皮

拿在手裏頭帶時的嘆氣，

你老婆到山溝裏搶一塊膏泥

數計受難的日子忍不住哭泣，

你的娃兒餓着肚皮

伸出哆嗦的小手好像在喊你……

那是好幾年沒有聽到的

你最熟識的聲音呵。

也許你只想念一個女孩子

風兒吹醒那美麗的故事，

她是那樣勇敢又那樣自私

不肯同你走一條路子，

你們在一個世界上是兩個孤獨，

每年春風來了互相在心裏祝融。

也許你在想念着一些朋友

是怎樣在荒山野坡上同命運苦鬥，

他們的手下開出了鮮花

背起鋤頭放開了歌喉，

那是如何堅強的生命力

一高一低充滿在歌聲裏，

像河水在你的心裏沖洗

像風兒又提起你的過去……

誰的生命的路上沒有節奏

誰不在青春時代站在戰線的前頭，

你的手上有他們的手

你心裏有聲音爲什麼不開口？

你這樣默默地走在街上

什麼貨色也不張望，

是想你低頭行走的地球上

有你的朋友你的家鄉？

東風吹過了你的耳旁

有多少故事在你的心裏交響？

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日晨

寂寞的死

紀念 S. F.

那是怎樣的寂寞呀，

你就這樣離開了世界離開了她，

帶不去一點溫暖一朵鮮花

看不見朋友的眼淚是怎樣落下，

你本來什麼也沒有，

只有想了幾年的一句話

悶在心裏帶到了地下……

你在那做些什麼？

是看護身上的白花帶在那

誰哭着跳着不叫人家拉他，

還是你把什麼都放下

連你的担子你心裏的她。

我知道你在看那哀痛的行列

送着你埋在山腳下。

以後你的墳上開滿了野花

小鳥爲了你寂寞在上面玩耍。

你本來沒有什麼牽掛

有誰想念着你看你一下？

只有風兒不爲了什麼

吹動你身旁的青草陪着你講話……

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夜

鄉居

你聽這鳥兒叫

比人的嗓子還好，

你看這一片菜花一片稻苗

那樣在風裏笑在雨裏洗澡，

誰的畫兒上能有這樣的色調？

也許你指責那雲彩半天吊，

質問水田裏的蛤蟆怎末整天吵鬧，

河邊爲什麼要長青草，亂糟糟，

好好的小河爲什麼要束縛它架起小橋？

花瓣兒落了樹葉兒掉了，

誰管它在風裏打滾在河水上打漂，

反正它們是爲了要旅行

你的心是不是跟着老牛跟着滑竿跑？

我知道你的心就像那個籬笆

在裏面種菜在裏面種花，

多麼嬌嫩的一些生命呀

披着黃的綠的紅的鍍甲……

你的心裏可有什麼在發芽？

風兒在你的頭髮上輕輕地唱歌，

落在水田上把你的影兒吹破。

也許你戴一頂大草帽光着腳

同拐棍一道兒走上了山坡？

這時你心裏想些什麼？

想晚霞怎樣紅太陽怎樣落

多遠的路呵你又想到我？

不不，你望着天邊靜默，靜默。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

飲馬彝伯河

誰的馬先到彝伯河

誰今天晚上到河邊去落腳，

幾千里土地在馬蹄下飛過，

什麼高山什麼沙漠

什麼難走的道路算了什麼，

看哪，哥薩克的騎兵

從草原的那邊從森林的那角

統統都來了，來到了彝伯河。

馬蹄聲停了是一片靜默，

一點不累嗎？親愛的哥薩克

牽着馬兒到河邊蹭蹄吧，

聽着伯河都高興得唱歌

高興得連歡迎都忘了說。

多少哥薩克跳下了馬鞍

到河邊打水到河邊洗臉，

多末好看的身影在河水裏面……

多少戰馬也忘了疲倦

抖擻一下也到了河邊，

能夠喝到聶伯河的水有多甜，

能夠看到聶伯河的天空有多新鮮。

望着河的那邊

從哪兒來的老婆婆

揚着包頭布走到了河邊，

歡迎啊，離別了兩年，

看樹葉快樂得在手上，

雲彩快樂得停在河面，

月牙快樂得要跳下來……

從哪兒來的這麼多木船

這麼多木筏木桶都來到河邊，

在河水的奔流歡呼裏

在木船和繩索拉出的水花裏，

看哪，哥薩克架起了浮橋

過了河墩，月牙照着他們晚餐。

那從森林裏跑來的

那像河水一樣歡呼着跑來的

從前的漁夫和農夫，

手裏搖幌着槍

歡迎哥薩克呵

跑到了河邊跑到了農場，

看他們的手

那樣在月光下搖幌出力量。

哥薩克在歡呼裏騎上了戰馬，
聽着遠遠的砲聲

前進呵向着邊境，

月光把他們飛跑的影子照在草原上，
只聽見得得的馬蹄聲在草原上響，

轟伯河自由了多高興

望着千里的河畔

又要舒舒服服地迎接着耕種，
草原把感謝的意思告訴了西風
在奔跑的馬蹄後面歡送。

★
★
★

今晚我站在長江的石岸上是我

望着天空的西北角

望着幾萬里外的聶伯河，

如果要唱歌也算我一個，

長江在我面前也高興得唱歌。

今晚月牙上那個黑影

就是聶伯河的影子上了天空，

看那黑影裏有什麼在動

是不是哥薩克的馬蹄聲

得得地……得得地——

哥薩克的騎兵在草原上飛行？

我這來自鴨綠江畔的

十年了，什麼時候我同我的伙伴

洗掉十年的受辱在鴨綠江畔？

今晚上月牙照在那邊

那是什麼人又站在江岸

等我同我的戰馬已等了十年！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夜

冬 天

這下雨天算是冬天嗎？

你在這作客作了幾年？

是不是過年過節

你就想念北方那大的平原？

時光從你的頭髮上邁過

怎麼一根一根都換成白色？

如果這兒也有春風

爲什麼只把眼淚吹落？

也許你天天望着北方

好像那瓦上的雪花輕輕地蓋着你，

那窗外的北風緊緊地呼喚着你，

那風雪的道路上有人惦記着你。

爐
邊

也許你還有老母親

早晨傍晚在門口望着遠來的人，

小孩們長大了，在這寒冷的晚上

母親把你年青時的故事告訴他們。

我知道你想那平原上

男人怎樣背慣了槍桿，

女人怎樣做完了針線

在風裏雪裏到火線送飯。

我知道你怕想那寒冷的風裏

那孤零零的幾座墳，

那兒埋着英雄的白骨

那白雪下面有你知心的人。

爲什麼這下雨的冬天裏沒有歡笑？

誰說來到了世界是爲了苦惱？

我也是失掉了家的人

讓我們談談吧，家鄉的雪地下有新生的綠苗。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

爐邊

贈 S. L.

在火爐旁朗誦她的歌，
她對着爐火望着我靜默。
我彷彿回到黃海的邊上
聽層層的海水吐出白的花朵，
請問幾年幾千里的奔波
是爲了什麼？你說，你說。

「誰情願自個像人海的泡沫

在時代的風裏一吹就破，

那個不抱着希望抗着折磨

像海燕一樣勇敢地過活，

那翅膀下多好聽的音樂

呼喚着大地呼喚着我。」

「生命的大樹在風裏唱歌

生活在戰鬥裏多麼快活。

誰願自個像個婆婆

囉囉嗦嗦這個那個。

新鮮的世界在前面等我

那一點奔波算了什末。」

我默默地聽着她的歌，

聲調熱烘烘的像爐火，

好像聲音裏有了翅膀

把我領到老遠的北國。

看窗外是誰來慰問你

那探着頭的白霧裏的麻雀。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六日晨

讀書

月亮爬到了半空

好像是給誰打着燈籠。

寂寞的山城只有冰冷的風

在尋找破了的窗孔。

這樣晚了，你還對着油燈

叫幾千年的英雄來談談心？

叫那些淒涼的圖畫悲壯的歌聲

在你的心中喚出親密的友情？

聽那浩浩的江流

像誰的心情誰的呼聲？

在這靜靜的夜裏

把時光和人心向前面推動……

你看地球爲了誰轉動

誰叫太陽落了又掛上滿天的星星

還叫月亮今晚上給你打燈。

誰叫美麗的鮮花迎着風擺動

叫大地年年發芽又年年挨凍。

叫河水那樣多嘴

老對着草地給什麼人講情。

叫風兒那樣不講交情

那樣兒又那樣輕輕問你的傷痛。

叫雲彩那樣討厭又那樣難請

下起雨來像厚臉的噴壺，

飛了跑了又老不見蹤影。

你聽那是誰的馬蹄聲

誰的刀槍在江邊上閃動，

在這寒冷的晚上

從幾千年前來到你心中

又同江流的呼喊一道遠了，

只留下紙上的英名。

那是誰呀就在今晚上

在大陸在大海上跑動，

望右砲火頂着冷風

那樣英勇地走近了戰爭，

要用血肉把人類的道路鋪平。

你怎末站了起來

是看看這時代的脚步有多重

還是望着江流上有什麼在走動……

真的，月亮下去了該是東方的黎明。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夜

救國老頭

贈 H. S. 先生

這熙熙攘攘的馬路
有一位老頭走着，
看那飛快的脚步
踢起長袍子飛舞，
連最不講情面的飛土
都不肯弄髒他的衣服。

那顫巍巍在擺動的

多好看的花白色的鬚鬚，

那慈祥的眼光落到那

冰冷的道路都覺得舒服。

他是爲了誰在奔跑？

奔跑幾十年了，

黃浦江上那層層的浪潮

都響應他生命中的每一個號召，

黃鸝樓上小小的青草

都感謝他在風裏幌搖，

就是巴山道上那懶惰的小鳥

也蹦蹦跳跳在樹梢上問好，

聽了那樣親切的聲調

誰不感動呵，不管年老年少。

多遠的距離多大的霧

老頭的眼睛看穿悶葫蘆，

多少悶不過的小夥子

到老頭門前找幫助，

看看老頭有多清苦

滿屋子石頭子土碗土茶壺，

簡樸就是上進的路

爬爬坡就算是鬆鬆筋骨，

這時代的坡子有多少步？

老頭七十了還在向前數。

像預測風雲的季候的鳥

他先知道時代的音調，

看的聽的真太多了，

老頭天天爲了誰奔跑？

儘管眼前是亂七八糟

老頭望着前面微笑，

別問誰的腳力快誰的年紀少，

來到了世界大家一道賽跑，

老頭今年七十了

看他的腳力有多快精神有多好。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